

家有小丘

人生閱處 童心

小丘真的很小，剛剛兩個月大，就被友人送到了我家。牠那兩個學生哥哥我見過，長得虎頭虎腦，結實得很，只有牠，又瘦又小，弱不禁風。我多少有點抗拒：這貓萬一生了病，或是營養不良短命，我該是造了多少孽。友人卻是不管不顧，把牠那足足大了一圈的大哥和牠裝在一個塑料袋包裹，選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丟給了我。

小丘怯怯的，忽閃著大眼睛望了望我，細細長地叫了幾聲，就躲到了角落裏。牠的大哥皮，則勇猛地在客廳裏到處嗅到處聞，完全沒有初來乍到的客氣。我連忙鋪好貓砂、弄好自動投餵機，把牠倆安排在牠的書房住下。第一天晚上，小丘幾乎叫了一整夜，我揪心極了——想必牠剛剛離開媽媽，很想家。凌晨四點半，我睡不着，打開檯燈，看書寫作。小丘見我起來，倒一下子安靜下來。牠遠遠地打量著我，然後輕輕地湊了過來，在我的腳邊蹭了一陣，竟趴在那瞌睡起來。我看著牠委屈巴巴的樣子，不忍心吵醒牠，連翻書的聲音都輕了許多。

第二天，我在辦公室裏呵欠連連。好不容易捱到放工，剛剛回到家門口，就聽見小丘那細細長長的叫聲。進得家門，一眼看見皮皮在沙發上耀武揚威地做廣播體操，而小丘則溫馴地趴在地氈上，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看。我剛想湊過去摸一摸牠們，小丘倏地跑到茶几底下，再不肯出來。而皮皮就大大咧咧地給我摸了兩下，然後才一跳一跳地跑開。

一周過去，小丘終於不那麼怕我了。看得出，牠還是想我多陪陪牠的。於是，客廳的地氈成了我和牠玩耍的天地。一切發出鈴鐺響聲的東西，牠都視若瑰寶。我則拚盡全力逮住機會為牠拍照。好在，牠也是很愛美的呢，有照為證。



●小丘靚影。作者供圖

感受非遺的內涵樂趣

潘明珠 潘常開

今年「非遺六月」的連串系列活動非常豐富，包括高峰會、50場表演、80個推廣攤位及40項考察活動，這個6月真是處處見非遺。其中，我參加了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的具學術性及啟發性的非遺高峰會，大會以「同源與共流——非遺的跨境共生與在地創新」為題，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粵港澳大灣區非遺研究學者、非遺傳承人等演講分享、報告及對話，以學術角度及實踐案例探討非遺的同源共流共生，以及傳承和創新發展。

為何西方的萬聖節可成為年輕人喜愛的「嗶鬼」節慶，而我們中華文化的盂蘭盛會卻少人注意？怎樣可令大眾多些感受非遺的內涵和樂趣？會議中提出的問題都值得反思，非遺是活態的存在，要人去實踐、推廣，它不只是擺在博物館裏供人鑒賞的古舊、冰冷文物，而是融入生活、世代傳承的節慶習俗、傳統手工技藝和藝術表現。有何好方法能將本土非遺推廣開去，令更多青年人關注及將這些傳統文化延續下去？

詠春武術傳承人及團體代表的分享給我們很大啟發，詠春在粵港澳三地以至海外成功推廣正是令人激賞、非常棒的實例。原佛山博物

館館長梁國澄先生重點梳理詠春拳之傳播歷史脈絡，焦點人物當然是享譽國際的宗師葉問。原來他會就讀於香港聖士提反書院，學習西方數理科學，並運用所學於詠春革新，改良木人樁設計等。葉問具備雅文人風骨，強調詠春不只是格鬥，走進校園教學令這武術充滿溫度，成為以武立德、弘揚文化自信的國民教育，李小龙自小拜他為師；港澳因其歷史源流，三地多源流共流，致使詠春傳播更快速。香港從詠春可帶來體育力量之角度分享，把這武術變成學生的專題研習及教材，又出版《阿樺出拳》系列繪本等，讓學生從閱讀中體會非遺樂趣。

喜見《詠春》舞劇首演以來大獲好評，更是非遺成功之「藝術轉換」實例，劇評高度讚揚此劇中舞者的動作不止於招式，而是以肢體語言傳達人物的精神世界，正是詠春「扶弱小以武輔仁」的尚武崇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團結精神和創新精神。



●筆者於會議現場。作者供圖

材貫巴生駐適耕

潘國森 潘國森

6月20日，馬來西亞雪蘭莪潘氏族親會舉行成立50周年會慶，假座雪蘭莪州適耕莊莊會中學大禮堂舉辦晚宴慶祝，同時又是該會青年團成立28周年暨婦女組成立兩周年。

香港潘氏親會與星馬兩國潘氏親會親友往來甚密，潘氏族親會會長潘福材宗長邀請香港宗親出席此一盛會。咱們小燕主席抱恙，便由筆者這個副主席代表率團赴邦致賀。我們與南洋宗親有同宗之誼，通常不論輩分，只序年齒。福材哥祖籍福建，亦通粵語，笑稱筆者為「細佬」，筆者謂福材哥比家兄年輕一歲，亦是筆者「大佬」。

福材哥長期熱心於彼邦宗親聯誼與華人社會事務，出錢出力，又團結祖國乃至世界各地潘氏宗親，推動潘氏家族文化發展，多次率領馬華代表回河南鄭州祭祖，又常出席南洋諸國相關的宗親活動。曾任三屆馬來西亞榮陽鄭潘池聯合總會會長，並致力於維護馬華權益，呼籲該國領導人維護多元文化。

看官或會奇怪，何以三姓合組一會？鄭潘二氏皆出於姬姓，春

秋有鄭國、潘國都在今日河南榮陽立足，《百家姓》以榮陽郡為鄭潘兩姓的郡望。池姓郡望在西河郡，三姓在馬來西亞結緣，或許是馬國池姓宗親多來自福建？幾姓子弟合組宗親組織，筆者所知還有昭倫公所，據知是前代宗賢從《百家姓》中拈出言字旁四姓，即談、譚、許、謝四姓結誼。的是奇緣！

小燕主席雖然未能出席，卻很緊筆筆者對聯寫好沒有，此事當然不能輕忽，今回請了前輩著名作家楊興安博士賜墨。聯曰：

福緣蘭嶽居宜讀 材貫巴生駐適耕

這是鶴頂格嵌名聯。蘭嶽是雪蘭莪的舊稱。雪蘭莪州有巴生市、巴生縣等。適耕則是適耕莊的簡稱。此聯的宜讀對適耕亦稍有「無情對」的意味。原來福材哥早年學農，精於水稻種植，亦耕亦讀，福材兼備。至於大名鼎鼎的「適耕莊」，則要下回分解了。

●作者與潘福材(右)宗賢合照。作者供圖



AI倫理治理的中國方案

他鄉港聲

梁家僑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最近在北京參加一個AI創業論壇，遇到一位從香港過來的年輕朋友阿傑。他帶著一個用大模型做的法律文書AI助手，想在內地找合作。聊到一半，他突然有點擔憂地問我：「聽說內地現在AI要過倫理審查才能上線，會不會很麻煩？會不會又是一個『門檻』？」我給他倒了杯茶，跟他說：「你換個角度想，這不是門檻，是保護。」

為什麼這麼說？剛好5月份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有新的動態，工信部在5月啟動了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審查與服務先導計劃，十部門聯合印發的《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審查與服務辦法（試行）》也正在全面落地。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又多了一道審批」，但作為一個在內地生活了19年的香港人，我倒是從這套治理體系中，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

很多香港朋友可能會誤以為，內地有個叫「國家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的機構，像個黑箱子一樣審批所有AI項目。其實不是。現在內地的AI倫理治理，走的是一套「三級架構」：頂層是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做統籌，中間是地方的審查服務中心，最基層是每個企業、高校自己設立的倫理委員會。簡單說就是：國家層定規矩，地方層做服務，單位層督責任。

這套設計其實很有中國智慧。不是用一個大機構從上往下管，而是建一張覆蓋到每個AI項目的網。比如法律AI助手，如果在內地上線，不是要跑到北京找某個部委審批，而是首先在它入駐的園區或者公司所在地，就能

找當地的倫理審查服務中心做諮詢和指導。這個審查不是讓你填一百張表等3個月，而是有一套明確的標準：你的算法有沒有歧視？數據來源合不合法？用戶隱私怎麼保護？高風險領域（醫療、司法、教育）的項目要求嚴一點，普通應用就走快速通道。這讓我想起香港的「監管沙盒」思路：先劃好邊界，在邊界裏給你足夠的創新空間。只不過內地這套體系的覆蓋面更大，落地的顆粒度也更細。

這次十部門文件裏寫的七條核心原則，我反覆看了好幾遍：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權利、堅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風險、保持公開透明、保護隱私安全、確保可控可信。有了這套標準，你只要照着做，不用自己去摸索「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對創業團隊來說，這反而是降低了不確定性，讓你知道邊界在哪裏，就不害怕哪天突然「踩線」。

這也是為什麼我跟阿傑說，這是「保護」，不是「門檻」。一個好的倫理治理體系，本質上是給創新「繫安全帶」，不是不讓你開快車，而是讓你開快車的時候更安全。香港在AI倫理上，有兩個獨特的優勢：第一，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既了解西方的AI倫理話語體系，又了解中國的實際需求。現在全球都在探索AI治理的路徑，中國這套「三級架構」的實踐，其實是很有價值的經驗。香港團隊可以做「翻譯者」——

把內地的實踐翻譯成國際能聽懂的話，也把國際上的好經驗引進來。第二，香港在數據隱私、法律合規這些領域，有很長時間的積累。現在內地那麼多AI公司要做國際化，最頭疼的就是各國的倫理合規要求。香港團隊完全可以做「倫理服務商」，既幫內地公司做海外倫理合規，也幫國際公司做進入內地的倫理適配。這些年看了太多關於AI的討論，要麼是技術極客說「AI能改變一切」，要麼是人文知識分子說「AI會毀滅人類」。很少有人踏踏實實地討論：我們怎麼把AI管得既能創新，又不傷人。科技再發達，最後還是要落到人身上。算法不能歧視弱勢群體，數據不能侵犯個人隱私，AI不能變成少數人牟利的工具。

科技「以人為本、智能向善」，這8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需要一整套制度去保障。現在內地正在搭這套制度，香港有自己的優勢可以參與進來。真正想做長久事業的人，會歡迎清晰的規則，因為規則越清晰，劣幣就越難驅逐良幣。

我們這一代人有幸見證AI這個前所未有的技術革命。但我相信，最後能被歷史記住的，不是哪個模型參數最大，不是哪個公司估值最高，而是我們有沒有建立起一套讓AI真正服務於人的制度。這套制度，需要內地的實踐，也需要香港的智慧。兩地的年輕人如果能在這件事上走到一起，那才真的是「為善最樂」。

把內地的實踐翻譯成國際能聽懂的話，也把國際上的好經驗引進來。

第二，香港在數據隱私、法律合規這些領域，有很長時間的積累。現在內地那麼多AI公司要做國際化，最頭疼的就是各國的倫理合規要求。香港團隊完全可以做「倫理服務商」，既幫內地公司做海外倫理合規，也幫國際公司做進入內地的倫理適配。這些年看了太多關於AI的討論，要麼是技術極客說「AI能改變一切」，要麼是人文知識分子說「AI會毀滅人類」。很少有人踏踏實實地討論：我們怎麼把AI管得既能創新，又不傷人。科技再發達，最後還是要落到人身上。算法不能歧視弱勢群體，數據不能侵犯個人隱私，AI不能變成少數人牟利的工具。

科技「以人為本、智能向善」，這8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需要一整套制度去保障。現在內地正在搭這套制度，香港有自己的優勢可以參與進來。真正想做長久事業的人，會歡迎清晰的規則，因為規則越清晰，劣幣就越難驅逐良幣。

我們這一代人有幸見證AI這個前所未有的技術革命。但我相信，最後能被歷史記住的，不是哪個模型參數最大，不是哪個公司估值最高，而是我們有沒有建立起一套讓AI真正服務於人的制度。這套制度，需要內地的實踐，也需要香港的智慧。兩地的年輕人如果能在這件事上走到一起，那才真的是「為善最樂」。

這套制度，需要內地的實踐，也需要香港的智慧。兩地的年輕人如果能在這件事上走到一起，那才真的是「為善最樂」。

深圳CDAC看畢加索版畫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香港一直努力成為國際藝術之都，而我們的鄰里深圳亦正默默向這方向進發。最近福田區的「CDAC設計之都藝術中心」就舉辦了「畢加索版畫真跡展」，彌足珍貴，我當然不會錯過這寶貴的機會，過關乘地鐵至崗廈北站前往欣賞。

活至91歲的畢加索，享盡長壽、風流、藝術成就帶來的富貴和名譽。在漫長的藝術創作生涯裏，除了傳統油畫，他還不斷嘗試以新媒介表達其藝術思想，當中包括陶瓷畫、玻璃畫、油氈版畫、木版畫、銅版畫、插圖、攝影，甚至吸收中國水墨畫創作的繪畫風，他的生命是多姿多彩的，從他的作品中可以欣賞到那天馬行空的創意。

今次在CDAC的展覽，主要是畢加索晚年1959年—1962年間，使用新媒介創作的近百件不同材料的版畫和相關圖像資料。其中最矚目的是展館用於宣傳是次展覽的《仿小克拉克納赫的女性半身像》油氈版畫，構圖複雜，色彩豐富。這是他於1958年模仿德國文藝復興畫家小

克拉克納赫的畫作，曾以近90萬美元拍賣成交。

展館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並非版畫的一系列「鬥牛意象」黑白繪畫，看上去無論是構圖、用筆都有着中國國畫的味道。細讀介紹，中國名畫家張大千曾拜訪畢加索，他竟取出五大本，總計上百幅臨摹齊白石風格的作品給張大千欣賞，可見這位西方藝術巨人深深欣賞中國的畫風。從這批鬥牛圖中便有跡可尋。展館中當然少不了畢加索不同時期的人情或妻子模特兒的「戀人題材」。還有不少珍貴的片段播放，讓參觀者欣賞到畢加索的創作過程和生活。

值得一讀的是，CDAC展館設計透光度足，參觀者可以輕鬆地坐在吹氣椅上欣賞紀錄片，職員更是友善親切，主動講解。展期至7月底，可別錯過。



●深圳CDAC設計之都藝術中心正展出畢加索真跡版畫。作者供圖

邊界感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刷社交媒體，常常看到有遊客、港澳或新移民談論香港。不少方面都有爭論，唯獨在一件事上各方看法出奇統一：港人的「邊界感」是真好。排隊會自覺與前人保持至少一人的空隙，絕不「貼背」；公共場所吸煙者在露天定點，鮮有邊走邊抽的「火車頭」，以防二手煙侵犯；職場上絕不探問薪資與家庭隱私，同事間多叫英文名或暱稱以保持禮貌的距離；學校不開「家長群」，領導下班不會輕易打電話，WhatsApp和Facebook是分開的，只看得觀眾們老淚縱橫、掌聲連連。

「邊界感」這個詞，近年在內地的社交語境裏熱得發燙。人們迫切地談論它，當然是因為身邊的環境「邊界模糊」。

縱觀歷史，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是一張巨大的、由血緣與地緣交織成的網。費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來形容這種關係：每個人都是被丟入水中的石頭，圈出的波紋一圈圈推出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那個大雜院與熟人社會的時代，「關心」是沒有邊界的。大伯能隨口問你的收入，二姑能隨意催促你的婚事，鄰居能不敲門就推開你家門。那時的人們靠著互訴隱私、交出部分個體空間來換取集體的安全感。那是一種溫熱的、甚至有些黏稠的緊密連結。

然而，當歷史步入新的時代，這種傳統的人與人的連結模式便會與新興的主流意識產生摩擦。

如今的「90後」與「00後」成長於市場經濟與互聯網時代，他們呼吸的是個人主義與隱私觀念的空氣，網絡上有他們需要的一切：情感、成就和安全，熟

人社會的價值愈發的不重要。在這種心理下，當他們背起行囊，湧入高密度的二線城市，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的極度擁擠，無論是排隊時貼在後方的呼吸，電梯裏不自覺的推搡，還是深夜仍然叮叮作響的工作群，都會催生他們對心理空間的極度渴望。他們就像煩躁的刺蝟，迫切地想要立起所有的刺。

而香港式的邊界感，正是在盡最大的可能撫慰這些刺不要立起來。它在職場與私人生活之間築起了一條健康的護城河。同事之間，在專業上高度協作，下班後則各自回歸獨立的軌道。這種「點到即止」的默契，放過了別人，也解脫了自己。它讓職場回歸純粹的效率與專業，不綁架情感，也不勒索人情。

至於公共空間的邊界感，更像是一種社會運行的安全氣囊。在人口密度極高的香港，港鐵擠迫、街道狹窄，如果每個人都試圖在物理或心理上橫衝直撞，城市將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火藥庫。於是，排隊時保持的距離，是給予陌生人的身體尊嚴；在電梯裏自覺保持沉默、眼神不四處張望，是給予彼此的心理舒適圈。這種邊界感，是一種設身處地的同理心，知道大家都很疲憊，所以不給別人帶來麻煩。這不是冷血，這是一種高度社會化之後的集體自律。

必須釐清的是，提倡邊界感並不同於鼓吹「精緻的利己主義」或拒絕伸出援手。真正的邊界感，是「平時不打擾，需要時不旁觀」。就如如，在香港街頭若有人跌倒，那些步履匆匆、看似目不斜視的行人，會瞬間圍上來提供最精準的協助，並在救護車到達後迅速散去，不圍觀、不看熱鬧。這種「有分寸的善良」，遠比毫無邊界的熱情更讓人感到安全。

信而有征 劉征

阿加莎《雪地上的女屍》有這樣一個情節：某日清晨，大偵探波洛被人叫醒。大家在雪地上發現了一具屍體，是個女孩兒。她身著猩紅睡衣，圍着白色的圍巾，就那樣躺在雪地上。所有人都驚呆了。就在這時，波洛提議回屋內商量。

「可是我們不能把她一個人留在這兒啊！」女孩兒的外祖母激動地哀嘆道。波洛頓了一下，說：「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再為她做任何事了。」

然後我就在想，設若身處此地，我們目睹了一場親人的亡故，是不是可以如波洛般平靜？我想很難。即便明知她已經死亡，我們也想留在原地，陪着她等警察來。因為在我們眼中，她還是那個親人。無論如何都不能讓她一個人在冰天雪地之中。

所以，人的情感有時是不講道理的。我們判定一種價值，所依據的往往是一種感知，而不是我們的理性。這就令一具屍體不再是一具屍體，她是一位朋友。

不可被移動的屍體

易見。我們可以經由現場發現各種線索。繼而，聰明的偵探會據此找到兇手，給我們一個交代。甚至於，剔除感情因素，這件兇殺案還相當令人快樂。畢竟它如此撲朔迷離，而懸念的解答可以給人帶來希望，就好像得到了一份禮物。

遺憾的是，真的有人死掉了。這個叫做答案的懸念就不再是一個真正前進的引導，而是一個回溯性的行動。他希望還原一個已經結束了的過去，並把這個過去經由動機、行動和過程展示出來。仔細想想，這是多麼令人窒息的一件事啊！在這裏面，僅僅貌似有一個探尋，並引發出各種行動。實際上，這種看似積極的行動倒是完全不積極的。因為一切已成定局，破案無助於解決和避免任何事。過往那麼多的兇殺案，樁樁件件都告訴我們，兇殺案的發生要麼是出於衝動，要麼是基於慾望，而衝動和慾望都不可控。

所以探案什麼也解決不了。它倒是把我們強行拉回到以往。而且，這個以往還不會生成一個開放性的未來，那裏只有一個死人罷了。我們所極力要去證明的就是這個死亡的合理本身。這時兇手也就成了次要的。他的出現是為了證明推理的無所不能。這當中排斥了一切恩愛情仇，一切快意江湖，一切恣意放縱。刑偵小說中的斷案僅是凝重拘謹的代名詞。甚至於，連對死者的重視都是虛假的。當它被提起的時候，不是作為親人，而是作為一個謎題。這就把死亡與任何旁的不解之謎都等而視之了。它讓一個生命被推毀的悲劇變成了普遍性當中的一種，把死亡變成一個任務，而不是一個曾經鮮活過的生命。

所以刑偵的敘事有種嗜血的恐怖，這故事當中沒有快樂可言。若說回溯就代表一種歷史，刑偵不是一種歷史。其實，任何類似的實證主義都不是歷史的，也不是現在的，更不是未來的。刑偵的過程並不還原一切，它只抓兇手！那麼它唯一的價值，就是對於死者家屬的慰藉，以及營造一種報應不爽的暢快感。可那也是屬於家屬的。

之所以舊事重提，是考慮到當前的人工智能。作為一種實證主義的問答機制，也令提問失去生命，它僅僅服務於那位作為旁觀者的提問人罷了。可提問乃是提問本身。